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DEC 4 1930

2

^T
Ch L 9155/2964
3
3

湧幢小品卷之三

寶曰德五萬外之寶濟縣湖上朱國禎輯

太祖初卽位有賈胡浮海以美玉至製大明傳國之

寶并置玉圭一二年製一小玉璽曰奉天執中四

年置玉圖記二一曰廣運之寶賜中宮一曰厚載

之寶又製六寶曰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天子之寶

曰皇帝行寶皇帝信寶皇帝之寶三白三青終寶

太祖世止此未聞他寶也文皇於壬午六月十三

太皇太后乙丑入京師十七日巳巳卽位十九日辛未製
皇帝親親之寶二十五日丁丑製皇帝奉天之寶
誥命之寶勅命之寶終文皇及洪熙以下六朝
未聞增益至嘉靖十八年造御寶十一顆曰奉
天承運大明天子寶曰天子信寶曰天子行寶皇
帝信寶曰皇帝行寶曰大明受命之寶曰巡狩天
下之寶曰垂訓之寶曰命德之寶曰討罪安民之
寶曰勅正萬民之寶衛輝行宮火法物寶玉多毀
則正統己巳土木之難正德甲戌乾清宮之災所

失者必多有所失必有所補或隨事隨時添置出
之內庭則史亦不得書耳今查會典御寶二十
四顆舊製十七顆皇帝奉天之寶皇帝之寶皇帝
行寶皇帝信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信寶制
誥之寶勅命之寶廣運之寶御前之寶皇帝尊親
之寶皇帝親親之寶敬天勤民之寶表章經史之
寶欽文之璽丹符出驗四方嘉靖十八年新製七
顆奉天承運大明天子寶大明受命之寶巡狩天
下之寶垂訓之寶命德之寶討罪安民之寶勅正

萬民之寶蓋丹符用玉篆在舊製十七顆之內而
新製十一顆發尚寶者止七顆也然新舊之間終
與史小異亦不能深考矣

洪武四年製大本堂玉圖記賜 皇太子盤龍紐
方一寸二分今會典有 皇太子寶一顆豈卽用
此四字爲篆文耶

建文皇帝在儲位夢神人致 上帝命授以重寶元
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方踰二尺質理
溫栗二年正月 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睹遂

驚寤命玉人琢爲大璽成親製其文曰天命名德
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命曰凝命神寶方
一尺六寸九分三年告 天地 祖宗爲文宣示
遠近百官稱賀大宴于 奉天門頒賞

中宮厚載之寶原用玉而冊立則金冊金寶龜紐朱
綬文用篆書曰皇后之寶想冊立入宮方用玉寶
也 皇貴妃而下有冊無寶宣德元年以 貴妃
孫氏有容德請於 皇太后製金寶 賜之未幾
貴妃有子旋正位 中宮自是 貴妃授寶遂爲故

事

嘉靖末年 上諭內閣 皇祖初製六寶今止存

一寶王正德甲寅火失之茲西夷有玉可示戶部

買盈尺之料補製戶部奉 詔索之賈胡得及格

者二以進 詔姑罷所饋於官用銀內支給大學

三寶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寶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寶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寶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昭靈

製造也 上品未幾 官車屢駕 穆宗登極未聞有所

紅黃玉

世宗既改 郊壇方丘并朝日夕月壇所用玉爵各

因其色詔戶部覓紅黃玉送御用監製造戶部多

方購之不獲但得紅黃碼礪水精等石以進詔暫

充用仍責求玉十年部臣言中國所用玉大段出

自西域于闐天方諸國及查節年貢牘唯有漿水

一玉菜玉竝無紅黃二色且諸國俱接陝西邊界宜

行彼處撫臣厚價訪購詔可至十五年陝西撫臣
 一上言奉詔求紅黃玉遣人于天方國土魯番撒馬
 兒罕哈密諸夷中購之皆無產者戶部尚書梁材
 以狀聞上曰爾等仍多方訪求并行巡撫諸臣
 設法懸購務求必得以稱朕禮神之意於是原任
 回回館通事撒文秀言一玉產在阿丹去魯番西
 南二千里其地兩山對峙自為雌雄有時自鳴請
 依宣德時下番事例遣臣齎重貨往購之二玉將
 必可得部以遣官非常例第責諸撫按督令文秀

仍于邊地訪求報可不計限時為限

舊璽

弘治十三年陝西都御史熊翀等遣人獻玉璽一
 云鄠縣民毛志學等於趙倫村泥河水濱所得其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色純白微青背有螭
 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二寸翀等以為此秦璽復出
 也事下禮部尚書傅瀚等覆自有秦璽以來歷代
 得喪存毀真贋之跡具載史籍今所進璽其篆刻
 之文既與輟耕錄等書模載魚鳥篆文不同其螭

漢書卷之三
五
紐又與史傳等書所記文盤五龍螭缺一角及旁刻魏隸者不類且又與宋元所得之璽色各不同蓋秦之舊璽更歷變故亾毀已久今陝西所進與昔宋元所得疑皆後世模倣秦璽而刻之者竊惟璽之爲用以識文書防詐僞非以爲寶玩也自秦始皇得藍田玉刻爲璽漢以後傳用之自是轉相因襲巧爭力取意謂得此璽者乃足以受天之命否則歉然愧耻以爲天命去之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璽爲輕重也故求不得則私爲刻造務以欺人

一或得之輒譁然以爲秦璽君臣色喜交慶紀以誇示天下貽笑取譏千載一律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謨睿鑒高出千古不師前代之刻製

爲一代之璽文必有義隨事而施真足以爲聖子

神孫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萬世者矣列聖

承率由祖訓百餘年來別無古璽而受命永昌之

福愈隆愈盛皇上大德懋昭天命匪懈 聖躬

萬福宗社奠安正無俟璽而得天之眷有足徵者

今此璽出於陝地乃遂以爲天錫聖符交獻諭悅

蓋不自知其非耳宜姑藏之內府以備展玩以彰
聖德以正人心臣等不勝至願上從之仍命薄賞
志學等白銀五兩

誥勅

國朝文臣誥勅窮工極變皆作諛語大失絲綸之體
高文襄張文忠有禁皆不能改惟勳威武弁勒爲
定式篇篇一律卽王府至重然親王而下壙志皆
用此法止具本系生卒進封日月與子女名銘語
寥寥結曰竝垂不朽云此可稱不朽乎有志者間

乞文人之筆稍得發揮然亦無幾矣夫由前言之
失于濫由後言之失于隘此亦聖朝一偏重事
無可奈何者

凡寫誥勅成化二十三年奉其旨照奏准年月填

寫

總督兵部尚書王鑑川崇古以金書誥勅用寶給
事中張楚城劾之改正舊規惟鐵券填金餘皆用

墨

武定勅

武定克舉之亂實有司剝削激之使變考洪武十六年高皇帝武定勅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在安民宜從舊俗惟黔中之地官皆世襲聞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地法叔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賞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遵聲教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爾吏曹如勅施行毋怠嗟乎以今日克舉之變觀之高皇帝何神智

貞超千古也

亦賜劄

唐太宗討王世充賜少林寺劄云王世充叨竊非據敢違天常法師等竝能深悟機變早識妙因擒彼兇孽廓茲淨土聞以欣尚不可思議云云蓋當時寺僧之立功者十三人惟曇宗授大將軍其不願者賜地四十頃劄至今寶之傳爲勅以後則勅賜紛紛無之非是矣

李燕批勅尾爲餘連中歸亦不野諒憐氣批味之

李藩字叔翰為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勅尾批却之
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勅耶後拜平
章事河東節度使王鐔賄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
書曰鐔可兼宰相藩取筆塗去宰相二字署其左
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奏以
筆塗詔將無犯上怒耶藩曰事迫矣出今日便不
可止竟得寢此唐憲宗時事藩則賢矣憲宗能容
亦明主哉

真誠焚勅也

宰相焚勅已是難事乃何益為益昌令焚行茶
書尤為奇特觀察使聞而賢之釋不治亦可為能
知人用人者此唐玄宗時事惜史臣忽略觀察使
軼其名何軼其地真缺典也

內外制

宋朝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他官帶者
為外制我朝視草者皆詞林則是有內制無外
制矣而其人每自云典內外制若干豈遂以官之
內外分耶

別撰赦書

鄭首字晉信福清人少年強記有俊才能文年十九魁鄉薦朝廷新頒溫公通鑑有鬻于門者首一覽輒能默識高宗南渡大赦天下首以赦書不文別撰數語遣弟子二百人馳宣於水南山下躬效縣官跪拜又以鄉人借地架屋首戲答之曰近來土地窄狹無處可借遂爲人所訐有詔賜死臨刑之際天霧酸黑太史奏東南文星墜上有旨赦之而首已死矣平生著述有六經解及榕溪文集行

於世
頒印

洪熙元年頒制諭及將軍印於邊將雲南總兵官佩征南將軍印大同總兵官佩征西前將軍印廣西總兵官佩征蠻將軍印遼東總兵官佩征虜前將軍印宣府總兵官佩鎮朔將軍印甘肅總兵官佩平羌將軍印交趾佩征夷副將軍印寧夏佩征西將軍印有舊授制諭者封識繳回
惟征虜大將軍爲最重洪武中魏衛涼三公佩

之出塞破虜常李馮諸公亦止副將軍左右副將
軍卽專征不得佩也永樂七年丘福敗沒臚胸河
失之河畔時時紅光一道起射星斗又每有風雷
甲馬之異虜不敢過不知福與諸將能爲神抑印
之靈光所浮發耶其敗卒沒虜中者 文皇出塞
多自拔來歸有一卒知印所在言於 上掘得之
四周皆成龍紋 上見且慍且喜藏內庫洪熙元
年方補鑄然不以頒給也此外有鎮朔大將軍印
出口外巡邊陽武侯薛錄等佩之平虜大將軍印

有急聽征保國公朱永等佩之印皆柳葉文軍行
鼓纛護而前驅嘉靖二十九年咸寧侯仇鸞佩平
虜印屢發光怪一夕忽作叱咤聲又一日懸空掛
於佛燈前衆駭異告鸞入視之鸞再拜墜地聲甚
厲磚皆碎鸞生時其母夢胡奴入室再拜忽自斬
首裂其屍及是縱恣不法未幾病命成國公朱希
忠入臥內收其印鸞悸卽死後四日陸炳發其反
謀剖棺剖屍如所夢 無情以時矣

毅皇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勒內閣寫勅大學士蔣冕

漢書卷三
至以死捍卒別取勅行之有勅必有印蔣所執曰
臣不敢名君禮部則無詞以拒矣

印者信也古公私皆有之其製金玉銀銅凡四品
天子曰璽二千石以上曰章千石以下曰印朱文
入印始于唐而漢器物銘多作陽識

矯刻將印

慈谿張公楷以僉都御史監劉聚軍征鄧茂七先
用招降檄檄無聚印信不聽遂矯刻征南將軍印
用之賊稍有降者事平劾奏奪職賊之存亾不止

招降一節且賊首負固降者偏裨亦濟甚事而大
將軍印豈可矯用乎自古權宜行事多矣此不可

訓

古印

弘治十六年河南府大雨衝壞牆垣下有甄池內
藏古銅印三百顆本府官以聞事下禮部令鑄印
局官辨驗有識典定二年者至順至元至正年者
因言至順至元至正俱元文宗以後年號龍鳳興
定又元末僞主宋年號蓋元政不綱羣雄角逐或

掠得元時有司之印或僭竊之徒假元年號而私造之偽相署以號令其黨事敗而遁潛匿於此者命悉毀之以備別用

許松臯太宰為司寇時得古劍印一紐板紐有稜稜下有池

方寸餘而小篆朱文若私印然于閻伯仁閻得之邠人闢地者曰

廷美之章與松臯字正同因摹其文圖其形裝潢

為卷而夏貴洲題曰神錫金符此事往往有之聞

丙戌科有吳之鯨者鎮江人未遇時得一印正與

名同遂聯捷入中祕事固有偶然者亦不可謂非

數也

存問大臣是

國家盛事邦家極榮有司官宜肅

恭將事以侈君寵近見使者至城外僅主家周

旋有司漫不經心亦不出見行賓主禮比迎詔時

一切儀仗俱備老臣與使臣盛服控馬趣請所司

偃蹇不至有經半日者是何心腸又辛丑年間中

書存問一南大司馬至驛惡其不整捶隸人所司

聞之大怒擒舟人捶加一倍使者皇急引避草草

了事而去真所謂委君命草莽是誰之過與莫謂
閒散事以爲無傷也

請封

嘉靖初年吏部右侍郎溫仁和以父璽年及八十
陳情乞封允之未幾詹事董岷以父復先任雲南
知府年八十三母婁氏年七十五比例乞封亦允
之此皆未及三年而邀特恩者雲南公知縣御
史太守致仕老益康彊燈下能細書一日晨起拜
家廟瞑坐而卒

移封

大臣移封本生大父母者 國朝僅大學士楊士
奇少保朱衡與太宰張瀚瀚以兵部左侍郎得之
尤爲異數

移封本生者京官起於

世廟年間修撰諸大綬

外官起於

王神廟年間長垣縣知縣劉學會劉恂

恂篤雅堅正人與余善爲僉都御史撫保定卒

行人司一署皆進士除司正副外皆八品故事八

品父在可貤封沒者不與余同年友王吉士爲行

人丁父憂歎日存沒一也余朝廷豈有靳焉特未
有明言者耳特疏以上得允自是司務助教等以
爲請皆得允而母亦得借七品例稱孺人此真錫
類之仁也王姿貌魁偉有丰裁而性特慈厚官至
太常少卿
異塗移封起於 世廟都事歐陽念鳴贊喬可躋
巡檢魏炯至 興穆廟爲例萬曆十五年停
王官封典
故事王府官九年秩滿得封贈父母萬曆新例止

及存者爲王官已自可憐入靳其父母恩抑何酷
也

諭祭

諭祭有遣本縣主簿者正德中王襄敏公軾其前
三祭又皆叅政

優卹

大臣歸家加輿隸或四或五多至于八惟孫清簡
需止加三人子姪欲請縣官補其一公不可曰上
已賜矣又煩有司耶近見杭州蘇州卽庶僚在家

亦有出入輿隸四人暇則守門擔柴水如家僕然此不知起于何時我湖獨無

宋朝褒崇前代名臣如求郭令公之後得其裔孫曰元亨者官永興助教余謂此事可法如宋之岳武穆文丞相官其子孫或于本縣增一廩生優之亦無不可而惜乎未有言者雖然以穎國之元功大烈絕世且不繼而況議及前朝乎故 國朝法至備而恩至薄

弘治中蘇州陳副使冷庵以考察被誣歸家貧鬻

書自給有司援天順例 詔歲給米五石

楊照爲遼東總兵與戶部郎何東序巡撫戾汝諒先後互相訐奏回衛久之還鎮感憤戰歿無子有二母貧不能自給都御史王之誥聞于 朝月各給米三石免三丁終其身

蕭亮新喻人以廩生討華林有功後戰歿都御史陳金遣官祭之上功 詔賜絹二疋鈔六百貫錄其子長孺爲臬司吏何賞之輕乃爾蕭當贈官并廩其子可也

真其謚

忠孝二字不竝謚蓋許國養親不兩立此顏真卿之議也

宋黃勉夫謂本朝單謚文者惟楊大年王荊公二人三人單謚正者無之然其後有程正公

韓忠彥卒請謚王居正謂公在熙寧時闢王氏坐講之說有功名教宜謚曰文禮韓氏子以故事未有以禮為謚求易不從

補謚惟穆廟初最多錄諸忠義致死者然一槩

單及亦傷于太濫矣

陳敬宗至嘉靖乙巳始加贈禮部侍郎謚文定誥云學優而正行直而堅經事歷五朝抗權貴而彌勁司成淹六考植模範以稱尊誠一代之儒宗篤行之君子

郭明龍在禮部銳然欲奪謚改謚議不克行而一時大壤有某素亢直對郭大言曰宋高宗時秦檜加盡美之謚當時何嘗奪今日何嘗稱公欲以此定人品末矣郭怒甚欲言其人長揖而去郭惘然

日不做也罷
日記載陳文卒議謚故事凡入閣者皆用文字下
加一字如文正文貞之類衆論鄙文特改例謚之
曰莊靖此說非也謚以易名陳謚文是用其名也
王文謚毅愍林文謚襄敏亦此意或謂程文德謚
文恭林文俊謚文修何居日程林二字名非一字
名也二字名者重在下一字

揚州興化縣高閣老毅卒而賜謚閣本禮部本及
通紀諸書皆書文義列卿傳作文毅余嘗見高文

集十二卷乃宗子相校刻者甚精好稱高文懿集
不獨票簽爲然葉葉中間細字皆如之宗與其子
若孫必無悞可見諸書皆謬其文亦簡質所作自
諸體外其贈章都曲藝卑秩處士文絕不見有大
富貴人酬應之篇卽此可見其爲人矣

乙酉禮部題補謚者廿九人皆從百年上下採公
論甚確澗得六人我湖獨居其二爲大理卿陳公
恪少司馬吾師許公孚遠此真盛事

余年友吳繼疎仁度疎山先生之子也先生清德

重望法應得謚繼疎畢一生精神命脈皆萃於此
余丁酉至京卽來共謀愆余單疏題請肯繼疎
新入吏部余曰如此恐人將以媚吏部二字疑我
且新進詞臣未容草草必省臣乃可遂屬之給舍
羅龍臬棟余起草所引凡十六人吾郡陳大理公
與焉羅又益以數人以後十六人皆得謚此真生
平得意事

其年許
師尚無恙

許師開府閩中閩士夫多借商稅爲蠹師盡革之
兼喜講學會江右李見羅謫戍入閩雅稱同志日

夕會講從人太多稍有費用是以怨謗大興李九
我閣學非私稅者却循聲一口牢不可破惟葉臺
山少師雅所契慕癸卯師沒葉以南少宰考滿入
京余會於京口以師身後事囑之嘗李爲少宗伯
署部事葉皺眉曰李公在無可爲者余戲曰他日
先生在事當如何葉應曰不負不負後議謚李葉
俱在相位李被彈不能出葉乃得行其志亦天之
所以相許師也

登聞鼓

登聞鼓

登聞鼓

登聞鼓

登聞鼓院宋顥設官爲監 國朝以給事中錦衣衛各一員直之而無專職名而已矣大約奏者不真真者又不能奏甚至有自刎鼓下而無能窮究其實者卽不設可也

奏疏

成化初御史姜洪陳言時事四曰辨邪正推舉在位在野諸臣凡二十三人皆一時名碩而指揮許寧謂其廉能驍勇軍民悅服太監懷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儼然與吏書王恕王竑李秉竝卓矣卓

矣

林見素在家劉瑾薦起撫四川具本奏彈曰宜以知已爲報然不忍坐視將亂將危而不之救草疏與御史陳茂烈議無可托寫本又無可托賫進相對飲泣而止及赴四川稍續前稿令教諭范府膳淨奏上而瑾已擒復上疏慶幸忠臣之愛君如此萬曆庚子余典閩試策問人才以公爲首督學沈泰垣爲劄顥祀

嘉靖初以抄沒錢寧等房屋給皇親邵茂等此細

事乃工部議量留言官余瓚等又以疏爭如何動
得聖主

汪鋹亦有好處在都察院時有羅增者南城縣人
爲族人所誣其子欽詣登聞院七上章皆格不行
又再詣闕泣不絕聲汪憫之爲奏聞釋之事始終
比三十六年矣卒得終養欽之篤孝不必言而其
時當事者皆何知人耶

蕭何轉關中粟以給榮陽成軍之軍是實乃近日
大計臣上疏言蕭何轉餉彭彭因以成功雖彭用
兵何地而蕭得以粟濟之耶

何攻上官

胡夢豸不知何許人舉人司教萬曆初年奏爲條
陳學校急務遵復祖制申明臥碑以正士風事下
部立案陞河南某府推官江西巡撫潘季馴疏武
寧萬載二縣盜賊之區并德化永豐冲煩之地乞
用甲科胡復奏爲庸邪大臣悖違祖制蔽塞賢路
事潘自陳部覆奪夢豸官

手戶鄭一麟奏撫按孫鑛等遲玩乃萬曆丙申年

事以腹一細表無好奸難得與以萬國內中事
舉衝攻大臣

一科臣攻大臣云且今大臣之舉動亦可異矣謝
過則重伐其善言去則厚覲其畱旣陽爲必去之
形以乞憐主上又陰爲復畱之勢以駭制羣情諂
淚交流方搖尾而掃地雄心未歇更礪齒以待人
語極嘔心而元氣已斲大臣到此地位其人其時
可知矣

其向參屬官料以果

有按臣叅一屬官云一日已盲未盲者兼爲阿堵
所遮七竅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線不過描寫
貪字耳何作巧乃爾

近聞發私書

近年有某官以事回籍投書給事中李某李發其
書上聞其人遂得重譴書中必多乞哀之言陋則
甚矣然直置之不答可耳亦何足瀆君父之聽卽
瀆聽亦不過尋常摧枯拉朽舉動非有大關繫而
票云舉發私書忠直可嘉著與紀錄李後亦以考

察去官發其書忠直可嘉嘗與弟融李對亦以忠
實譴詈人不憾

劉子翼字小心在隋爲著作郎峭直有行嘗面折
僚友退無餘言李百藥曰子翼詈人人多不憾

張弼脫李大亮之死後大亮貴求弼不得時弼爲

將作丞匿不見一日識諸塗持弼泣悉推家財與
之弼拒不受大亮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
也願悉臣官爵與之帝爲遷中郎將代州都督弼

之行誼更在丙吉上蓋古爲大臣且君臣之間誼
不當言如弼處卑位有活人之德其人貴顯相遇
而不言旣遇而不任受聖賢豈有過哉

文官嫉媚

郭子儀困於程元振魚朝恩猶曰宦官可言也至
李晟困於張延賞延賞文臣爲宰相而嫉媚大功
臣殆逢迎德宗猜忌之此故爲此儉計真可恨可
殺其子弘靖陷于幽州天所以報也晟祀于武成
王廟位在十哲宋孝宗黜之則湯師退所爲湯殆

延賞之後身而論者猶謂成許奏失大體余謂此
正大體不可失也

韓裴

令狐綯薦裴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裴休持不可
而不能奪故事初詣省視事丞相送之施一榻堂
上壓甬道而坐坦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
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駭愕以為
唐興無有此辱人為坦羞之坦性清儉子娶楊收
女嫁其多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今受辱于

休休好佛亦非汙士而相阨如此中必有故然休
固失矣方悍然出省坦宜何如自處力辭之可也
坦後拜相從子贇昭宗時亦繼其位帝疑其外風
檢而睨帷薄以問學士韓偓偓曰贇咸通中大臣
坦從子內雍友合疎屬以居故臧獲猥眾出入無
度殆此致謗帝為釋然偓真長者遇他人坦難乎
免矣偓又解陸扆之阨

王謝

江左之晉必稱王謝王氏輔元帝號稱中興在位

不聞謝氏一人謝氏破堅最爲上功在位者亦
 不聞王氏一人豈天之生才隨時各聚一族抑亦
 有褊心阻抑不相容邪知謝安與王愉翁婿成仇
 便自可見

呂霍意見

張永嘉入朝南九卿約呂仲木往賀以不識面辭
 既卒約會祭乃不拒曰今自合從衆永嘉清而狠
 歿後家中有擾攘事聞於御史霍渭厓在南京約
 仲木冀力保其家呂與書責其阿私黨姦且望其

一變爲正人霍復以書辨稱永嘉十善呂不應事
 遂止二公議禮原不合霍之約呂可謂不智馬西
 玄爲呂作墓誌言永嘉暴橫其鄉侵田宅無數事
 或有之宜其後之不振渭厓言平則天典始於公
 渭厓生而重瞳既病或言當考命書者公言志定
 卽命定自疑夢兆不佳兩子在遠曰死斯已矣尚
 惜千百歲耶門人約御醫王典候問王曰尚可藥
 但曾辱吾家奪吾第監生藥如不效誰任其咎乃
 止既革張目旁視口稱天地間道理次日卒矣嘉

靖庚子順天試其子若館賓不得與欲上疏摘錄
 文及卷之疵謬并中者納賄事門人李中麓力止
 不聽李又復書言所中卷多可觀諸子進取不必
 在一時安知本省無入格者遂碎其疏不果上而
 子與瑕中廣東第九已不及見其性之刻急如此
 然則陳循王文又何恠焉是年順天典試者為童
 承敘李學詩吁亦危矣

解怨為德

我湖張莊僖公永明掌臺篆為給事中魏時亮所

劾請致仕去魏新進未知公之素而張之親吳某
 托公求吏部不得怨公而揭之魏者公既去眾知
 所自來吳考察奪官魏江右人居官清整後副院
 席莊僖少子天德行取至京深慮舊郤魏聞之引
 見且謝曰少年入流言誤彈尊公終身為恨今乃
 得補迺遂薦入臺蓋君子人相處解怨為德如此
 魏長身諤諤余初第猶及見之後官至尚書
 莊僖為蕪湖令拜南給事中天德亦令蕪湖後父
 子並祀于縣

忘怨感德

新昌呂光洵之父豪于鄉縣令曹祥扶之卒爲善士曹祥太倉州人也光洵爲御史按太倉謁祥祥已忘前事光洵語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善其後蓋戴恩十餘年如一日也畱竟夕譚乃去且厚贈之祥爲循吏不必言矣若光洵父子不以爲怨以爲德不忘亦不諱而懇懇致謝賢于人遠矣光洵官至尚書有名

忘怨釋罪

金誠字誠之籍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指使麻張景無賴繫之詎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就其衣使雜草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泣曰讀書豈顯揚今虧體辱親矣張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行賄乃免永樂丁酉誠領解首明年進士爲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至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于堂官釋其罪張造誠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誠敦朴人以壽終

仇怨相遇

凡人仇怨能解爲上其有仇怨在貧賤而富貴偶
然相值者尤爲不幸當求善處之策歛汪雅堂公
名在前隆慶戊辰進士嘉興司理陞刑部主事罷
歸凡二十餘年余辛卯謁吾師許文穆公師曰此
中惟汪雅堂好客盍往拜之相見恂恂公築小園
曲折甚有致治具精甚蓋明幹有用才問其罷官
本末不答後訪之則其父原平湖丞爲劉尉所搆
太守徐攝之公方爲諸生蒲伏請罪徐不爲禮音
逐其父明年公鄉舉聯第司理嘉興二人尚在徐

慚郊迎劉自縛請罪公本不較兩人中疑厚爲備
徐入覲敗官疑出於公訐之俱罷豈非冤對不能
避者乎要之選時亦可避而官止於此避亦何益
汪入庚午棘圍收馮具區先生旣沒馮爲墓誌云
雖耀俗眸終虧遠到耀之一字亦可思已

善謔

具區與賀伯闇吏部同年賀長一月以文字相知
馮旣貴賀尚滯諸生馮善謔賀矜莊自律相會馮
故以謔語挑之賀大怒愈怒愈謔賀無如之何至

拂衣去且怒且罵馮只笑謔致書曰果不出吾計
中也賀無如之何亦一笑如初朱生日兩公心事
真如青天白日區區具先生能遊戲三昧而賀去之
遠矣

具區得寒疾五日不交睫忽大鼾臥寤而汗如沐
日方鼾時夢出門見遠山蔽天身入空室中如紗
厨外錯星霞手拭之石也行里許大海中萬山色
正如鬱藍金碧相射濤聲雷震其澄徹處蛟龍鬼
神可數指也仰視諸山秀色可餐忽已在足下聳

身而入兩隸前導啓朱門中有偉丈夫數十以旌
幢迎庭中樹多異香風吹作聲如絲竹階砌峻整
宮宇弘麗皆有封識俄然洞開其中物似光_以所
成又似家所常御出門返顧其額曰宛委之山云
夢之九年新春正噉粥箸墮地不能拾屈一臂以
枕呼之不應逝矣或夢之爲城隍神呵殿出門而
郭明龍五歲時目忽盲夢神人扶之復明舟火燎
鬚有神赤面自火中引出歸捨舟登陸墮水滅頂
若有木踐而升渡江風作舟側且覆亟泊蘆洲露

宿終夜猶吟詩不廢生時三夢爲城隍神入廟治
事事歷歷可指數沒之前二日夢城隍神約日交
代如期而卒

其區不甚教子每歎曰人生自性苦苦督訓多費
物力供師友之奉真癡人也築精舍于孤山日得
附林處士足矣并買舟西湖二女侍歌舞甚適不
能飲惟佳茗清香與衲子爲伍亦逍遙地行仙也
評者曰拋却富貴易并忘子孫難

奉師友

黃魯直居涪州有廣人林師仲者往謁之勉以教
子曰人家有賓客動輒費數千乃不能捐百千奉
其師友非善計也師仲兄弟感其言創義齋以教
遂有登第者至今振振不替云

師弟子禮

孫明復居泰山孔道輔往謁見石介事明復執杖
履甚恭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此語却不然
魯固素多禮義者

門生天子

張後胤字嗣宗崑山人唐太宗微時嘗從受業後
卽位召燕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對曰昔
孔子門人三千逢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乃
王天下計臣之功勝于先聖帝爲之笑此真所謂
門生天子也爲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見其彊力問
欲何官因陳謝不敢帝曰朕從卿受經卿從朕求
官何所疑後胤頓首願得國子祭酒授之卒年八
十三考後胤與羣臣以春秋酬難則所授之經必
春秋也宰相張鑑卽其後。

通家

陸務觀云前輩遇通家子弟初見請納拜者旣受
之則設席望其家遙拜其祖父乃就坐

巢谷袁炎

巢谷字元修徒步省二蘇於海上因得立傳垂名
後百六十年有袁炎炎嘗學於吳潛潛謫循州往
從之有力阻者歎曰豈可使巢谷專美于前哉潛
亦爲立傳

死不忘友

漢書卷之三十一
賈餗與沈傅師善餗拜相傅師前死常夢云君可
休矣餗寤祭諸寢復夢日事已然。叵奈何餗以李
訓謀覆族然實不與訓謀也。若傅師者死不忘友
今之翻面弄舌者可以媿矣。

鵠糧

張司令元時人亾其名富而好禮慕楊鐵崖名往
迎之鐵崖謂其不知書弗應司令乃延鮑恂爲師
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席間以妓奉酒妓名芙蓉
酒名金盤露鐵崖題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卽應

聲曰楊柳頭邊鐵笛風蓋楊又號鐵笛道人故也
鐵崖撫掌笑曰妓能文其主可知矣辭去時司令
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鵠糧鐵崖素愛鵠不能卻隨
訪顧阿瑛召阿瑛之隣人貧者分給之而去

舊寮執禮

況鍾守蘇州與吳江叅政平思忠有禮部舊寮之
誼數延見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
欲使見輩知公爲吾故人耳其見敬如此思忠居
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

唐子畏長于文衡山自請北面隅坐其書云非面
伏乃心服也項宅七歲爲孔子師子路長孔子十
歲詩與畫寅得與徵仲爭衡至其學行寅將北面
而走矣寅長于徵仲十閱月願例孔子以徵仲爲
師求一俯首以消鎔渣滓之心非微微爲異亦使
後生小子欽仰前輩之規矩丰度徵仲不可辭也
袁郎中歎曰真心真話誰謂子畏徒狂哉

子畏舉弘治戊午鄉試第一其年應御史科不見
錄太守初蔡曹鳳薦之得隸名末曹初因文溫州
見子畏文奇之曰此龍門然犀之魚不久將化去
蓋子畏知已第一人也

徐子與先生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
負能詩介蔡子木先生薦之子與蔡作書盛言客
自喜可喜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求易也
子與得之大歡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贈以詩

日自信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客猶得意
傳示爲重

公瑕設像

吳中甲天球字公瑕善大書少爲文徵仲獎賞感
之甚設像中堂歲時祀如祀先與王百穀穉登相
左見卽避去萬曆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無子子
弟之子長康亦天無子以甥邵姓者爲嗣亦不克
終

扮虎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窻友也程先中甲科
授咸陽令鄭貧甚貸錢訪之至則大出條約禁鄉
人不與相見鄭乃告乞數文作回路費亦不與在
途不勝狼狽後鄭中二甲除差直隸公幹程以事
調獲鹿縣丞又被告賊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敘
舊引蘇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答至晚命戲子演
戲宴程鄭私喚戲子具言前事戲子領命因扮二
虎一虎先銜一羊自食旁有餓虎踞地視之虎怒
吼銜羊而去他日餓虎得一鹿前虎尤餓甚欲分

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銜羊不採揪今朝獲
 鹿敢來求縱然掬盡湘江水難洗當初一面羞程
 遂解印步行以歸于具言前事熈于貽命因符二

曹氏籍章二天善請渡笑而不答至即命熈于前
 備贊惡湯丞文好告湖嶼前來對條野八教以述
 益不細懸掛於嶼中二州劍裝直隸公符跡以事
 入不與林良嶼八台之效文亦回視背亦不與五
 對想則今嶼實其資勢結之至似大出於餘茶餘
 嶼小之至一故嶼一故嶼同感文也野夫中甲林

湧幢小品卷之四

湖上朱國禎輯

都城

國初有高築牆廣聚糧緩稱王之言一以為朱升
 一以為陳碧峯其說不一然交太祖初得和陽即
 分地毀城此時謀臣尙未合隱士尙未搜也既都
 金陵舊城西北控大江東盡白下門外距鍾山頗
 潤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為之宮稍庫隘
 上乃命劉基等卜地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

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
延亘周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
焉既下北平大將軍展築其城取徑直東西長一
千八百九十丈文皇因受封焉既卽位定爲北
京六年北巡稱行在方平南交屢出塞且營宮殿
未聞有所改作也

都牆

六朝時建業都城外僅竹籬齊高帝時有盜發白
虎樽者王儉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

言改立都牆儉又諫止上曰吾欲後世無以加所
謂外羅城也我朝改作凡十三門週二百餘里
包鍾山山孝陵其中北京惟貼城內外爲女牆高
不及三丈嘉靖末年虜患作南城如重城之制而
稍庫要之都牆不可已也

羅城分工

南京外羅城舊俱工部修理成化九年奏准自馴
象門起八門屬本府修滄波門起屬工部修焦猗
園云云太祖築京城原工部與本府共工後府築

已竣尚有餘資建石橋於江東門曰賽工橋蓋賽工部也後人誤以沈萬三秀媳婦所築遂曰賽公可笑然則成化題准分修倘亦有舊例可據耶

宮殿

南京宮殿作於吳元年先十二月甲子日興工所司進圖悉去雕琢奇麗者門曰奉天三殿曰奉天曰華蓋曰謹身兩宮曰乾清坤寧四門曰午門曰東華西華玄武大略已定登極前一月御新宮以卽位祭告上帝十年改作大丙午門添兩觀中

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奉天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奉天殿之左右曰中左中右兩廡之間左文樓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右順及文華武英二殿至二十五年改建大內金水橋又建端門承天門樓各五間及長安東西二門而西宮則上燕居之所也

太祖集諸地師數萬人卜築大內填燕尾湖爲之雖決於劉基實今上內斷基不敢盡言也二十五年後知其悞乃爲文祭光祿寺竈神云朕經營天下

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鑑朕此心福其子孫云云此真大聖人心腸故 文皇北都享國長久

文皇初封於燕以元故宮爲府卽今之西苑也靖難後就其地亦建奉天諸殿十五年改建大內於東去舊宮可一里悉如南京之製而弘敞過之卽今之三殿正朝大內也此得地岷盡處前挹九河

後挹禹山正中表宅水隨龍下自辛而庚環注

皇城繞巽而出又五十里合於潞河余過西華門馬足恰恰有聲俯視見石骨黑南北可數十丈此真龍過脉處出西直門高粱橋一帶望之隱隱降可七十里天造地設至我明始開 天壽山又足以配帝王萬萬世之傳寧有極哉

既遷大內東華門之外逼近民居喧囂之聲至徹禁御未暇經理又殿成卽遇災以奉天門爲常朝之所故諸宮闕及各衙門皆未備至宣德七年始

加恢擴移東華門於河之東遷民居於西之隙地
正統初木植已積三十萬餘他物稱是五年三月
興工六年九月三殿兩宮皆成十一月朔御殿
頒詔大赦次日復御殿頒歷又次日文武羣臣上
表致賀而兩都規制始大備矣
永樂十八年三殿工畢上召漏刻博士胡濬
卜之布算訖跪曰明年某月某日午時當燬上
大怒囚之至期獄卒報以午過無火胡服毒死刻
午正三刻也殿果焚上甚惜之今查三殿之火

在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庚子日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丙申奉大等殿門災
是日申刻雷雨大作戌刻火光驟起由正殿延燒
至午門樓廊俱盡次日辰刻始息越十餘日
諭以永樂殿災尚有門代今滿區一空禁地可乎
殿庭無不復之理當仰承仁愛毋賣直爲忠於是
禮工二部言正朝重地亟宜修復但事體重大
工費浩煩容臣等會同勘議上曰當先作朝門
并午樓爲是殿堂卽隨次爲之明年七月大朝門

等工成四十一年九月三殿成時上性嚴急諸臣竭力從事隨宜叅酌須彌座缺壞者補之柱小者束之短者梁之始得集事既成工部請額諭曰朝殿太祖名之成祖因之今只仍祖定惟天字當出奉字上敬天作基可也於是部臣謂當爲橫匾天字居中兩傍稍下相對上復以爲不雅收洪範字義改奉天殿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華蓋殿爲中極謹身殿爲建極仍直匾順書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

歸極東角門曰弘政西角門曰宣治又改乾清右小閣曰道心旁左門曰仁蕩右曰義平

太祖以奉天名殿此自來所無其名之正亦自來所不及方幸汴梁卽築奉天臺今在藩司治後蓋

太祖心與天合故念念在茲不敢忘世宗旣改大禮恚羣臣力爭遂改郊改廟一切變易從新并改殿名大臣隨聲附和舉朝皆震懼不敢言穆廟立應詔陳言者每每有復殿名一款時亦不從今劫灰已久未暇議及日後工完聖明深念

祖德仍奉天之舊可也

兩宮之災則正德九年與萬曆二十一年各一次也
卽葺復而今新宮尤偉蓋工部以殿材移思也
也若在世廟時亦必易名矣

南城在大內東南英皇自虜歸居之其中
等殿石欄干景皇帝方建隆福寺命內官
去爲用又聽姦人言伐四圍樹木英皇甚
既復辟悉下內官陳謹等四十五人于獄令

修補完備各降其職尋增置各殿三年十一月告

成正殿曰龍德南門曰丹鳳殿後鑿石爲橋其後

疊石爲山曰秀巖山頂正中爲圓殿曰乾運又其
後爲圓殿引水環之左右列以亭館雜植奇花異
木其中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宴賞

世廟中復臨幸余備史官丁酉八月遊其中得悉勝
概石橋通體皆盤雲龍勢躍躍欲動東爲離宮者
五大門西向中門及殿皆南向每宮殿後一小池
跨以橋池之前後爲石壇者四植以括松最後一

殿供佛甚奇古左右圍廊與後殿相接其制一律
想做大內式爲之太祖欽定所謂盡去雕鏤存
樸素者

梳粧臺

大內後苑山石宣宗廣寒殿記詳矣倘有所謂
梳粧臺者相傳起於遼之蕭后考之遼史望氣者
言女直有天子氣甚旺遣使跡所自起乃一小石
山玲瓏奇甚時女直方臣於遼遼多所需索因請
此山自行輦取女直許之乃大發人夫鑿而載之

鑿之夜山鳥皆悲鳴卽以其石築臺此臺與山之
所自起也其後益以艮嶽當是金完顏亮以前事
宣皇止以艮嶽立論當時閣臣宜密奏補所未足而
竟寂寂豈畏宣皇英明不敢言抑原昧其來歷
故然耶然遠方鑿山而阿打骨吳乞買生已久矣
何益哉何益哉

演象所

嘉靖初廢大慈恩寺從錦衣衛之請卽其地改爲
射所大上以金鼓聲徹於大內擬改建玄明宮

別以大興隆地爲射所諭工部及都督陸炳炳言
大興隆地亦逼禁城不便惟安定門外有廢官
廳隙地宜將宣武門外民兵教場移此而移射所
於民兵教場射所舊地改爲演象點視差撥之所
得旨允行其地在宣武街牌坊之西至今人雙
稱之曰射所或曰演象所莫知所自來也

神木

神木見於永樂間宋禮所奏遣官祭之卽因之賜
名焉至嘉靖三十九年鳳陽府五河縣杉木一株

圍一丈五尺長六丈六尺涌出泗水沙中守臣上
言中都祖陵所在大木忽現謂由河洛而下原
非所出之區謂從江淮而入又無逆流之理是蓋
祖宗啓佑淮泗效靈與大工會不偶然也昔成祖
重修三殿有巨木出於盧溝因以神木名殿二百
年來美談再續謹拜手以獻疏入上令送至以
助營建

永平大雨三日雨中有列炬後若干乘萬騎從西
北至者東走海去雨既有大木三十章長十丈大

數圍遺永平城下蓋龍王採木來送閱數十年一
 遇之時南昌熊瑞以恤刑至所親見者亦嘉靖年間事
 舊傳高郵州新開河有運皇木者適遭衝決失大
 木二歲久湖中有二物如龍形每遇風雨則昂首
 奮迅聲聞數十里遠近見聞相傳木龍出現自後
 湖決雖風雨不現疑入海矣嘉靖元年州堂歲久
 將圯郡守謝欲新之材木俱集獨少正梁命工營
 求不得忽湖中浮一物蒼衣如毛長尺許遊動搖
 盪人疑不敢近報州差水工驗剖乃一巨木也擗

拽至岸工人量之與州堂間架長短相合遂祭告
 齊削繪綵以充其用祀而上之神助無難於力
 或以二木之遺其一者郡人王詩謝公有意建
 州衙神木千年出浪花
 梅灣湖在姚江之北有梅龍舊經云谿有古梅吳
 時作姑蘇臺伐以為梁而存其根產木成塢有巨
 木臥湖心水涸不露人繇此神之曰梅龍蓋梅梁
 之根云秋七八月雷雨交作有聲如鼙吼聞數里
 土人相傳梅龍顯子十道志吳造建鄴宮始取材

至明堂谿見古梅其材中梁以還都梁已具無所用之一夕梅忽飛還土人異之號曰梅君今在湖中隨水浮沉一云會稽禹臨梁卽此木蓋湖中凡楠木最巨者商人採之鑿字號結筏而下旣至蕪湖每年清江主事必來選擇買供運舟之用南部又來爭商人甚以爲苦別一巨者沉江千俟其去沒水取之常失去一二萬曆癸酉一舟飄沒中有老人素持齋守信義方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以榜曰木龍府殿上人冕旒甚偉面有黑痕宛然

所鑿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人頓首曰榜已明矣惟大王死生之又傳呼曰汝善人數尙可延速歸令一人負之而出俄傾抵岸則身在大木上衣服皆不濡旣登岸一無所見

海虞王之稷爲貴陽通判運木渡黃河其最大者一忽逸陷厥泥中千人不可出爲文祭之乃起復見夢曰吾三千年爲羣木領袖今乃逐逐隨其後終當別去必欲相煩應天子命非以巨舟載不可如其言拽而登舟舉纜一呼如躍舟行甚疾絕

無沮塞

永樂中雲南普寧州大風折一古樹軍陳福海解以爲版內具神像著冠執笏容貌如畫彼中神而祀之有禱輒應正統二年學正楊茂請加勅封下禮部覆寢

瑞木

洪武元年臨川獻瑞木木中析有文曰天下平質白而文玄當有文處木理隨畫順成無錯逆者考之前代往往有之齊永明九年秣陵安如寺有古

樹伐以爲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唐大曆中成都民郭遠伐薪得一枝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秘閣五代梁開平二年李思玄攻潞州營于壺口伐木爲柵破一大木中有朱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乃表上之司天監徐鴻曰丙申之年有石氏王此地也後石敬瑭起并州果在丙申歲宋太祖建隆五年合州漢初縣上青樛木中有文曰大連宋三字太平興國六年温州瑞安縣民張度解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英宗治平元年杭州南

新縣民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挺出半指如
支節書法似顏真卿神宗熙寧十年八月連州言
抽木有文曰王帝萬天下太平政和二年十月安
州武義縣木根有文曰萬宋年歲紹興十四年虔
州民毀歆屋柱木理有五字曰天下太平時淳熙
十六年七月晉陵縣民析薪中有四字曰紹熙五
年如是者二既而明年改元紹熙果五年而光宗
崩元天曆己巳平江萬戶府構正衙解一巨木中
分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其人如斗元己虜宋矣

真州樵人析一木中有三字曰天下趙其木丈二
尺圍其字青半解揚州半留真州

聖木

始興郡陽山縣有豫章木本徑二丈名爲聖木秦
時伐此木爲鼓顚顚成忽奔逸北至桂陽

香木

英州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爲
之驟賤每一兩直錢千四百味苦而香酷烈又施
州衛有大木乃先朝所採百牛拖之不動時時生

蓋大僅如豆焚之極香林百半說之不惟知此

之運木一曰運木千四百和音謂齊韻然又

故事諸省運木先於張家灣出水拽運以次入神木廠既完始取批迴動經歲月間有水溢漂失坐累死亾者工部主事王挺奏卽水次設廠竹木至驗入卽與解官批迴公私便之挺象山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叅政清約工詩文負氣有宦聲亦奇士也

府縣城池

太祖與張士誠相持得常州長興皆殺城之半以便

守禦湖州亦如之惟江陰城元初皆毀後鄉民相

率為土城因甃磚石加女牆守之

慶陽府土城七里三十步因高阜斬削而成東高

一十丈三尺西一十二丈南門無城成化初叅政

朱英增築記曰城之惟堅池陴以完深以如泉高

焉如山所謂削山為城因河為池張良臣所據以

叛易守而難攻者也

凡城皆有濠在外惟蘇州則內外有濠而城之形

爲亞字形最難攻以補太祖神威中山王合諸大將用兵二十餘萬圍之十月而後下匪直士誠之善守也

杭州城拓於張士誠計九千八百五十三堞萬曆四十年間每堞議用魚脊石版一片覆之該銀一千七百兩有奇此法儘可通行
西寧衛城高五丈厚如之蓋李軌所築涼州衛高四丈九尺洪武中指揮濮英增高三尺厚六丈城西二十里有獸文石其一高五丈長一丈三尺周

圍三丈三尺上有牛形二分鹿形一分虎頭餘石有狼形羊形鹿形者凡五

過無錫縣見其城煥然一新內白外藍皆以石灰塗藻宛若世家蕭牆一般每丈約費銀二兩計城可三四千丈聞皆取辦於甲里者夫修城役軍不役民制也違制而動又無益事實其義何居乃知秦二世欲漆其城殊不足恠或以余言爲過曉曰看兩京曾用此否其人終不以爲然未幾湮頽如故

漢中
卷之四
十五
城門

輿地志句踐應門之上有大鼓名之爲雷鼓以威於龍也寰宇記吳作蛇門作蛇象而龍角漢書王尊傳母持布鼓過雷門注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湘洲記前陵山有大石鼓云昔神鶴飛入會稽雷門中鼓因大鳴十道志雷門上有大鼓闊二丈八尺聲聞百里孫恩之亂軍人砍破有雙鶴飛出後不鳴晉書亦載之舊門去城百餘步後改爲五雲門

城門之名自古有之今天下名城數千各自立名然惟蘇州閶門及齊葑婁盤蛇與杭之錢塘最著卽兒童能言之南則聚寶北則哈答任城乃元之舊名而哈答改名崇文任城改宣武今皆稱舊不稱新蓋業在人口角中不能易耳其有非城門而著曰薊門劔門夔門荆門吳門彭門鴈門古號而最雅相傳者春明門

權奇築城

卷之四

十一

績溪胡大司空松號承菴先爲嘉興推官署印平
湖適倭寇至議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
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其恩必相急乃可舉事
從之民大震各任版築不閱月城成權奇之妙乃
爾然非素得民心卽殺十署事官民何急焉同時
有滁州胡栢泉亦名松官太宰前流今皆無書不
明見樓閣臺
樓閣大觀無如南昌之滕王閣武昌之黃鶴樓奇
州之岳陽樓三樓皆西向而岳陽尤偉

真定府有陽和樓雨雪不沾灑四面隨風若避故
以名
楚稱三戶久矣乃漢渤海郡亦有三戶縣卽今之
長蘆地方也其地亦有岳陽樓蓋取東岳以名因
地僻故不著

四川達州有六相樓則唐李嶠李適之韓滉劉晏
元稹宋張商英也或刺史或司馬或主簿皆以貶
官至

稻孫樓在瀛州太安門上米芾秋日登樓燕集見

田禾可愛問諸老農曰稻孫也稻已獲得雨復抽穗芾喜因名其樓

紫閣山名在咸陽御宿川南山中杜詩紫閣行雲入漢陂是也山中有寺山上多丹青樹其葉紅紫亦曰華蓋樹寺有閣

書雲臺在曲阜南溪之上左傳僖公五年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亦曰泮宮臺水經註曰靈光殿東南卽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詩所謂思樂泮水是也東遊記云

臺有水自西南而來深丈餘而無源
余居後二十丈有范莊池廣十畝水甚清大旱不涸池東南可里許有陶墩大水環之又東十里有蠡宅相傳范蠡養魚種竹處泗水縣陶山後爲薛河河中有釣魚臺高一丈五尺代經大冰不爲損土人云是范蠡養魚處廟基爲范蠡宅其山下河邊平澤爲范蠡湖蠡三致千金遷徙不定故嘉興南門亦有范蠡湖產五色螺每年易一色

海幢小品 卷之四 十一
堂名多矣惟彰德府有密作堂最奇在華林園堂
周圍二十四架以大船浮之於水爲激輪於堂層
層各異下層刻木爲七人相對列坐一人彈琵琶
一人擊胡鼓一人彈箜篌一人擗箏一人振銅鈸
一人拍板一人弄盤竝衣之以錦繡其節會進退
俯仰莫不中規中層作佛堂三間佛事精麗又作
木僧七人各長三尺衣以繪綵堂西南角一僧手
執香奩東南角一僧手執香爐而立餘五僧遶佛
左轉行道每至西南角則執香奩僧以手拈香授

行道僧僧舒手受香復行至東南角則執香爐僧
舒手授香於行道僧僧乃舒手置香於爐中遂至
佛前作禮禮畢整衣而行周而復始與人無異上
層亦作佛堂傍立菩薩及侍衛力士佛坐帳上刻
作飛僊循環右轉又刻畫紫雲飛騰相映左轉往
來交錯終日不絕並黃門侍郎博陵崔士順所製
奇巧機妙自古未有
宋劉幹以資政殿學士死金之難贈太保魏國公
謚忠顯子子羽以徽猷閣侍制拒金人保全蜀卒

贈太師魯國公諡忠定孫琪以同知樞密院事卒
 贈太師魯國公諡忠肅韜族叔頌亦死金之難諡
 忠簡又有純者知邵武禦賊見殺贈太尉諡義壯
 廟額曰忠烈皆建州人合祀曰五忠堂士即其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宋慶曆中官樞副歸休居洛
 作五知堂一知恩二知命三知足四知道五知幸
 諡恭惠

螽斯則百堂災燒殺劉聰子二十一人蓋偽漢所
 建以居其子天譴報應者其堂當在平陽府近有

徽州刻本分螽斯與則百為二堂應天府志收入

建康南晉之堂其謬何極

三槐堂在今東昌府清平縣界內清平宋貝丘地

屬大名府

韓魏公定州閱古堂勝于畫錦堂多矣畫錦堂作

于州郡治非韓私宅也

陳僖敏公鎰致政家居闢小園得蔡君謨所書畫

錦堂石碑復有芝產于堂柱間真完名全節之徵

也

衙宇房屋

自來京朝官必僦居私寓惟南京三法司國初
官制太祖謂大官人須居大房子名曰樣房極
宏壯蓋欲依樣遍造各衙門也近日南京如吏戶
禮兵工堂上及列署自以物力寘官房亦可居國
子兩廂極水竹園亭之美亦公私轉合而成李九
我自南少宰轉北少宗伯倣南例買房供堂屬居
住外徵民租如治家然誠非體然因此議其貪則
失之遠矣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長安唐有進奏院宋有朝集
院國朝無之惟私立會館然止供鄉紳之用其
遷除應朝者皆不堪居也

兩淮運使署乃董仲舒相江都時故宅城東法雲
寺乃謝安石故居天寧寺其別墅云
蘇州巡撫行臺乃魏了翁賜第宋理宗扁曰鶴山
書院

江西巡撫衙門在永和門內寧藩變後改承奉司
爲都臺織造機房爲按臺浙江巡撫衙門在官巷

口胡梅林總制時改于望僊橋蓋宋重華故宮地
傳有鬱葱之符

唐少卿宅在紹興新河坊少卿名翊宋宣和中爲
鴻臚少卿連守楚泗合三州未嘗家食前後門雖
其未嘗開守舍者自側戶出入少卿長子閔爲鄭
州通判代還一術士善相宅至夜登屋春視云此
宅前開門則出兩府後開門則出臺諫而所應者
非本宗後建炎四年高宗駐蹕於越凡空第皆給
百官寓止禮部尚書謝任伯寓此宅拜叅知政事

中使宣召開前門赴都堂治事上虞丞婁寅亮與
唐爲姻家暫假投檢奏封章乞立嗣中旨除監察
御史開後門詣臺供職其言皆驗

鄭虎臣宅在嘉定鶴舞橋東居第甚盛號鄭半州
四時飲饌各有品目著集珍日用一卷并元夕閨
燈實錄一卷皆言其奢侈于饜飫也當宋末殺賈
似道于木綿庵卽其人氣甚豪不止稱富家翁可
敬也

塾門外舍也人臣來朝至門外就舍熟諄應對塾

言熟也。家廟在東西堂爲塾故曰西席。凡屋宇竹樹之類影入窓隙內者皆倒懸陽燧亦如之中間有礙故也。某姓造一船舫忌者告之監司謂水中造房侵佔豪霸爲地方害監司北人大怒謂水中可造房何事不爲繩之急其人累訴不能白一儒生爲操狀曰南方水鄉家家有個船舫卽如北方旱鄉家家有箇馬房監司悟獄解有以夜航船呼人者謂其中羣坐多人偶語紛紛

以此淺學之破碎摘裂足供談笑耳。

奕

王儼字廷貴常州武進人素善奕且所酷好及爲南祭酒輒絕不復事李九我亦有此好爲南少宰亦停二公相類乃爾

琴

黃獻字仲賢號梧岡入內府年十一孝皇命之學琴甚得親近年七十餘刻梧岡琴譜禮部尚書陳經爲之序

范文正公酷愛琴唯彈履霜一操卽有事不廢人
謂之范履霜

獨孤及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其得趣
乃爾琴

葛天氏始歌陰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塤
簫女媧作笙竽黃帝作鍾磬鼓吹鐃角鞀鉦制律
呂立樂師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禹作鼗桀作爛
漫之樂紂作北里之舞周有四夷之樂穆王有木
寓歌舞之伎秦蒙恬作箏漢出橫客作輓歌漢武

帝立樂府作角觶魚龍曼延吞刀吐火之戲梁有
高組舞輪之伎唐高宗置梨園作坊玄宗置教坊
倡優雜伎元人作傳奇

鍾鼎

三代制器曰鍾曰鉦曰鼎曰鬲曰盃曰鍔曰甗曰
簠曰洗曰銅曰盆曰鑑曰杆曰匜曰壺曰斝曰尊
曰罍曰彝曰卣曰舟曰瓶曰罍曰爵曰斗曰卮曰
角曰栝曰觚曰斝曰簋曰簠曰豆曰鋪曰錠
曰鐸曰鐸曰磬曰鐃鍾有特鍾罇鍾編鍾凡三等

鉦類鍾而庠短盃類鼎而有味有攀鬲類鼎而空足鍍類釜而大甌類甌而通中盦類洗而大腰有足攀銅類洗而小鑑類銅而大甌類壺而庠卣類壺而有足攀簋形方簋形圓彝六等皆有舟尊六等皆有鬯壺類壺容酒一斛舟類洗而有耳鐘西方之聲其功大者其聲大垂則鐘仰則舄一也佛家謂地獄受諸苦楚聞鐘聲則蘇故緩其杵黃鐘生一一生萬物君子鑠金爲鐘四時允乳故鐘調則君道得古軍中皆用今易以銅鼓鑼鏡之

屬取其便也

朗絕大謂之尊園掩上謂之尊豐者爲尊

大名府有譙鐘謂傳魏太武時所鑄守清正則鐘聲洪亮否則不揚前守惡之棄于通衢鐘因半裂嘉靖中樂護爲守適歲歉民競言神物棄置爲咎請復之樂曰有是哉祭而縣之扣之不揚意甚不悅忽夢大衆宣於鐘所旣再叩之鐘果洪亮其裂處尋亦平滿更擁起一脊民益異之

蕭縣相襲不撞鐘以爲撞之則水至嘉靖間縣尹

朱同芳弗聽水果大至漂沒田廬同芳堅不聽水亦尋涸及孫重光尹蕭父老懇請重光遂止之乃爲文以祭鐘曰鼓焉以鐘昏晨之軌民有訛言金能利水爲民父母從此而已禦患無德隨俗可耻鐘兮有靈尚鑒乎此重光去王蓋臣繼之復令撞鐘其家病禍相沿懼而復止

成化間大鐘二盪淮水中聲竝竝勢欲躍起總兵平江伯陳公銳祭之一鐘遂止令縣於朝宗門樓聲聞百里其一止泗上

張華銅山鐘鳴之應人能言之又其時朝士畜銅淶盤晨夕恒鳴如人扣擊華云此盤與洛鐘宮商相應耳錯之令輕鳴遂止

分宜縣昔有漁者釣得一金鎖長數百尺又得一鐘如鐸狀舉之聲如霹靂山川震動漁人恐沈於水中或言此秦始皇帝驅山鐸也

會稽靈嘉寺鐘本于闐國寺鐘也因風雨飛來有天竺僧過此識而知之

廣西太平州有一鐘自交趾思琅州飛來夜常入

水與龍鬪天明復舊所正德己卯盜斷其紐及唇
 靈怪遂滅
 胡梅林取各寺觀銅鐘製大將軍擊倭殆無孑遺
 惟桐廬縣城東一寺鐘有蟒蛇盤其上軍士懼不
 敢動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鐘聲聞五十里
 去余居可十二里寺曰應天僻遠四周環以大水
 罕有報者獨得免余每扣之聲清越度可聞數十
 里惜懸深屋中悶悶耳聞寧波一鐘見夢太守得
 免今半沒泥中取之不可動人皆神之

銅鼓

世傳諸葛銅鼓然不始于諸葛馬援傳得駱越銅

鼓鑄為馬式還上之注引廣州記狸獠鑄銅為鼓
 懸于庭置酒招同類來者以金銀為大釵執以扣
 卽留遺主人詩曰擊鼓其鏜鏜從金則固起于三
 代時所謂金聲者殆如此必非鑼也
 諸葛銅鼓皆奇文異狀雕螭刻虬間綴蝦蟇其數
 皆四揚升庵編內稱淳于古禮器也廣漢什邡人
 段祖以獻益州刺史蕭鑑高一尺六寸六分圍三

尺三寸圓如桶銅色如漆令去地尺餘以手振之
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以諸葛鼓證
之疑卽淳于銅鐵鍋鍋口皆阿大王所製更奇異
識者曰非鍋乃鼎類也其名曰鬻詩曰漑之釜鬻
是也
音樂音歸云鬻大上小下若甌鐺無足和羹用之
或曰鬻也亦無足乃其實足以函牛兩耳峙如山
形鬻尤以爲至寶其重不啻銅鼓
蠻中諸葛銅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爲上上易牛千

頭次者七八百頭藏二三百面者卽得僭號爲寨王
矣

凡破蠻必稱獲諸葛銅鼓有多至數十面者此必
諸葛倡之後人倣式而造其精巧反有過之者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蓋世廟時湯都督沂東
名克寬戮海寇王良皮鞞之其聲比他鼓稍不揚
蓋人皮視牛革理厚而堅不如故也

古銅鏡

嘉州漁人王甲者世世以捕魚爲業家於江上每日與妻子棹小舟往來網罟所得僅足給食他日見一物蕩漾水底其形如日光采赫然射人漫布網下取卽得之乃古銅鏡一枚徑圓八寸許亦有凋鏤琢刻固不能識也持歸家因此生計寔豐不假經營而錢自至越兩歲如天運鬼輸盈塞敗屋幾滿王無所用之翻以多爲患與妻謀曰我家從父祖以來漁釣爲活極不過日得百錢自獲鏡以來何啻千倍念本何人而暴富乃爾無勞受福天

必殃之我惡衣惡食錢多何用懼此鏡不應久留不如攜詣峩眉山白水禪寺獻於聖前永爲佛供妻以爲然於是沐浴齋戒卜日入寺爲長老說因依盛具美饌延堂僧皆有襯施而出鏡授之長老言此天下之至寶也神明靳之吾何敢輒預檀越謹置諸三寶前作禮而去可也王旣下山長老密喚巧匠寫倣形模別鑄其一造成與真者無小異乘夜易取而藏之王之貲貨自是日削初無橫費若遭巨盜輦竊而去者又兩歲貧困如初夫

婦咎於棄鏡復往白水拜王僧輸以情冀返原物
僧曰君知向時吾不輒預之意乎今日之來理之
必至吾爲出家子視色身非已有況於外物耶常
憂落姦盜手中無以藉口茲得全而歸吾又何惜
王遂以鏡還不覺其贗也鏡雖存而貧自若僧之
衣鉢充物買祠部牒度童奴數溢三百後漸有聞
者盡證原鏡在僧所提點刑獄使者建臺於漢嘉
貧人也認爲奇貨命健吏從僧逼索不肯與羅致
之獄用楚掠就死使者籍其財空無貯儲蓋入獄

之初爲親信行者席捲而隱知僧已死穿山谷徑
路擬向黎州到溪頭值神人金甲持戟長身甚武
叱曰還我寶鏡行者不顧疾走投林未百步一猛
虎張口奮迅來若將搏噬始顫懼探懷擲鏡而竄
久乃還寺爲其儔侶言之後不知所在隆興元年
祝東老泛舟嘉陵逢王漁自說其事時年六十餘

銅拳

山東新城縣王氏科第之盛始于少司徒見峰公
公嘗夢僊人授丹訣自楚撫歸出銅拳鑄爲器食

項冶人失聲驚走公就視則二拳墮地牝牡相合
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壑有鸞鶴壽星中踞羣真
環列其巔則金母坐而僊姬侍後有洞大士入定
其中所現僊靈皆肖生雖雕鏤不能及也

鐵爐

遵化鐵爐深一丈二尺廣前二尺五寸後二尺七
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闢數丈爲出鐵之所俱石
砌以簡于石爲門牛頭石爲心黑沙爲本石子爲
佐時時旋下用炭火置二韞扇之得鐵日可四次

妙在石子產于水門口色間紅白略似桃花大者
如斛小者如拳擣而碎之以投于火則化而爲水
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則其沙始銷成鐵
不然則心病而不銷也如人心火大盛用良劑救
之則脾胃和而飲食進造化之妙如此
鐵冶西去遵化縣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則邊牆矣
羣山連亘不絕古之松亭關也生鐵之煉凡三時
而成熟鐵由生鐵五六鍊而成鋼鐵由熟鐵九鍊
而成其爐由微而盛由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則

敗矣爐有神則元之爐長康侯也康當爐四十日
而無鐵懼罪欲自經二女勸止之因投爐而死衆
見其飛騰光燄中若有龍隨而起者頃之鐵液成
元封其父爲崇寧侯二女遂稱金火二仙姑至今
祀之其地原有龍潛于爐下故鐵不成二女投下
龍驚而起焚其尾時有禿見焉
鐵一名犁耳蓋最堅且厚者晉書稱秦行唐公洛
曰力制奔牛射洞犁耳

鐵器

狼山把總徐正得鐵矛於江中形製古朴不類近
時物其款識數字漫不知爲何等語也一日置之
舟前颶風大作海潮突起鄰舟皆簸揚上下不能
駐足立獨此舟晏然如履平地明日置之他舟亦
然又明日置之他舟無不然者
李齊物天寶中爲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重
石下得古鐵戟若鏃然銘曰平陸上之詔卽以名
縣諸葛亮箭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與
鑄刀三千同

後主禪造一大劔長一丈二尺鎮劔口山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雲長采都山鐵為二刀銘曰萬人後敗惜刀投之水成龍飛去

陝州鐵人

鐵人在陝州門譙樓下承冠拱立世代莫知所始相傳為禹治水置之以鎮水患者未知是否或以為秦金人二人之數按綱目集覽索隱云各重千石坐高二丈號曰翁仲符堅徙入長安今陝州鐵

人不及數尺恐非舊物

僧取沈牛

鐵牛在朝邑縣東三十里大慶關東岸四西岸三唐開元十二年鑄此以繫浮梁金元時牛存而梁廢未幾悉沈于河大定十年真定府禪院僧懷炳有巧思都水使者薦于朝得旨令取沈牛乃輦石駕舟自沈于河得牛所在以長繩繫增石轉機已出其三會有流言乃止初起役有善泅者十人佐助師每畫十字于十人之掌則入深淵如平地視

聽亦了然十人皆剃度爲弟子

鐵鑊釜

揚州鐵鑊府城北門外鐵鑊六口南門外四口各
高四尺厚四寸五分周圍一丈七尺可容二三十
石不知何代何人所鑄北門外兩鑊皆半沒入土
露土外者光瑩不鏽澁如磨琢然相傳元鎮南王
府故物或又謂出隋宮皆不可考鎮江甘露寺亦
有大鐵鑊俗傳梁武帝鑄以飯僧者蘇文忠有蕭
公古鐵鑊之句又或以爲前代壓鎮之物與揚州

同亦未知是否

梁築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
其性惡鐵乃運鐵器釜鑊之屬數千萬斤沈之揚
州鐵鑊豈卽此類耶

鐵釜在北門外蘇州造船廠今移在太倉海寧寺
相傳通番船煮篋綵用者闊六尺三寸高四尺三
寸圍二丈厚二寸四分

鐵棺

興化縣南法華廢寺西有鐵棺焉長九尺二寸前

廣後狹相傳宋建炎間薛慶常遣其徒撼之中有
物相觸作鏗然聲以鐵鎚擊百不損鼓鞞鎔之不
液乃止

攢棺奇繪

柴墟儲文懿公正德癸酉以吏部侍郎終於南都
子灝扶柩歸海陵之第丙子塗斃攢于墓舍丁丑
十月啓而葬諸制域發視棺上變生黝墨如鐵
成繪畫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
旁出二篠莖葉咸脩左則梅株天矯梢綴數花其

杪右如左尺碼差短入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
能爲後有文隱隱未就吁亦異甚矣哉殆有鬼神
爲之其間者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視削
而究之深入木理於是四境喧詫觀者填溢莫不
駭歎以爲神異灝乃拂楮於土模其大都藏於家
廟

挈棺

劉太守鈺沔陽人每行必挈雙棺自隨吳江吳尚
書山亦如之吳以郭勛事觸聖怒勒歸卒于利

國驛卽用以殮以... 聖慈憐視李千... 賦

... 賦

... 賦

... 賦

... 賦

... 賦

... 賦

... 賦

... 賦

... 賦

湧幢小品卷之五

湖上朱國禎輯

巡狩

洪武元年四月甲子 上幸汴梁七月丁未回京

八月壬午再幸十月丁丑回京初則河南已下再

則元都已平自往壯聲勢且覽中原大軸有遷都

之志也儀注雖未可考要之鹵簿軍容氣象自是

不同 文皇再幸北京俱草皇太子監國五出塞

不辭勞苦 憲皇征漢往返僅二十六日出喜峰

漢書卷之五
口破虜往返僅二十七日止治兵以親王監國而
英皇北行事起倉卒百凡草草從官亦不甚多至于
陷沒非臣子所忍言武皇驅馳不過遊戲自肅
皇自藩國入承大統母后之葬大議分合親
幸承天事情自不可已往返五千里僅五十八日
中間駐承天者十二日當時紛紛諫止愛君惜費
一動不如一靜臣子之分自當如此若以大體論
之從中將順未爲不可

攔馬

嘉靖十八年二月聖駕將南狩有軍人孫堂由
西闕門入至午門從御路中橋至奉天門下
登金臺坐之而守門官吏莫有知者及天明堂
從上呼叫方覺捕之堂言沿途搭蓋蓆殿累死軍
民大半因此我來攔駕事聞下錦衣衛嚴刑根
究謂堂實病狂當以擅入御座者律絞及諸門
役防範不密之罪報可而上終不爲動蓋內斷
已久矣

襄府典吏王文同民人栗鑾詭列名銜爲奏事語

多觸犯傳流道路冀得聞上停止而李文魁真宣等復用黃帖抄謄傳播東廠旗校緝獲以聞時

乘輿已發有旨逮訊文魁等以妖言惑眾律及二十餘人各坐罪有差

大巡幸關係

方南巡時沿途有司以供具不辦獲罪若副使潘鑑知府劉汝松同知李朝陽與州縣等官逮行在詔獄拷訊為民甚眾及將回鑾諭行在兵部掌都察院事王廷相令委所在三司知府等官分理夫

馬糧草并以躲避官員責其叅治及入河南境

裕州供具復不給於是河南叅政張思聰副使胡廷祿陳近南陽知府王維垣俱逮詔獄為民嚴

旨責廷相悉糾諸怠弛者因移咨各撫按官指實開員及是廷相彙列奏聞自順天府尹邵錫密雲副

使高金天津副使張承祚而下七十二員得旨

各官違誤推避悖慢為甚在京令法司在外令撫按逮治從重擬罪其平日貪墨及假公科歛者仍各追贓完日治罪如例已法司擬上罪狀詔錫降

二級調外任金承祚等悉黜爲民而前此衛輝行宮火該府官止留一人護印餘俱械繫都護軍門縛押前行示衆守巡并布按二司掌印者俱逮鎮撫司拷訊於是衛輝知府王耿汲縣署印知縣侯郡縛行 駕前至承天杖之發邊方爲民又逮督理侍郎張衍慶及河南巡撫易瓚巡按湯震左布政姚文清按察使龐洽叅政樂護僉事王格俱下鎮撫司悉黜爲民其趙州臨洛鎮一處 駕發時行殿俱災有司官皆治罪從行人馬死者甚衆至

葉縣知縣李浦以持牌候各官境上奪職丁憂學士廖道南獻賦以緋衣朝見 上怒其居喪從吉奪官則又其自取不必言 萬乘一動于係極大遐想景象以 神聖孝思尚且如此況無事盤遊哉末年 上病復諭南狩取藥中外洵懼徐文貞力諫得止

母后奉迎

世宗卽位之四日迎母妃於安陸用船四千艘人夫四丁萬江行考遞水手數千人其第一人爲御舟

海市八品 卷之五
舵工卽湫流湍急舟穩如山余渡江其子在江干
擺渡能言之問其父姓名曰王金生時母夢仙妃
渡水踏一魚鳥金色落其家人以爲瑞云後尊爲
章聖皇太后患目淚用海松子有驗命守臣於暹羅
頻海諸處採進

皇祖母孝惠皇太后邵氏知書有容色杭州兵家女
也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揮聘之已上馬迎
矣墜而死其父充漕卒攜至京師成化中選入掖
庭居別院未得進嘗賦詩曰宮漏沈沈滴絳河繡

鞋無奈怯春羅曾將舊恨題紅葉惹得新愁上翠
蛾雨過玉階秋氣冷風搖金鎖夜聲多幾年不見
君王面咫尺蓬萊奈若何詩成微吟 憲宗步月
過院聞而異之遂召幸焉生興王是爲 睿宗獻
皇帝配蔣妃實生 世宗肅皇帝 世皇旣正大
統時以貴妃在宮中尊爲 壽安皇太后元年十
一月崩上謚孝惠其弟喜封伯欽賜爲其父造墳
杭州極壯麗費可十餘萬所稱邵王墳者是也今
王孫貧貨石築十錦塘已蕩然矣 邵后又生谷

王
皇太后父母

自來皇太后之父母罕有存者神皇即位尊

皇后爲仁聖皇太后皇賢妃爲慈聖皇太后兩宮

並重其父母皆存真太平盛事仁聖父陳景行

封固安伯以壬午年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榮

靖祭十六壇賜賻二千兩妻張氏禮部尚書張文

質女癸未年卒賜祭葬同慈聖父李偉封武清

伯已進侯癸未年卒年七十四贈安國公謚恭簡

祭二十壇先賜營壙銀三萬兩妻王氏時入宮

聖母以家人禮上食王避匿曰太后至尊奈何以老

婦褻朝廷禮賞賜不可勝紀丁亥卒祭如前賻五

千兩固安三子昌言錦衣指揮僉事嘉言名言錦

衣千戶武清亦三子文全襲伯文貴左都督文進

御馬監太監蓋自宮從慈聖入內者未知宮中

何以相處兩宮並存則嫡母加二字爲別所重自

有在今已並加而其父母恩禮殊絕如此則又起

於慈懿之分別也

慈懿皇太后錢氏
英宗皇帝正后也

漢書小記 卷之五
慈懿雖加二字爲重然特虛名耳於外家無所推恩
最初正位中宮父貴原金吾右衛指揮使加都督
同知卒後不聞贈謚長子欽僅嗣錦衣指揮使次
子鍾正統十四年從北狩俱死於難旣而鍾遺腹
生雄遂以後欽世其官天順元年陞都指揮使成
化初晉後軍都督僉事尋轉同知卒年三十賜寶
楮萬緡諭祭營葬初 英宗重念 后族胤嗣單
弱每欲胙雄茅土 慈懿輒辭謝故終身不及封
拜雄卒後 憲宗念累朝外戚俱有封爵乃封雄

子承宗爲安昌伯而 周太后家封二伯尋晉侯
恩禮隆厚百倍于錢及 慈懿崩阨於 周太后
幾不得祔賴 憲宗明聖大臣力爭得祔盖嫡母
雖尊比易代決不敢敵生母觀 慈懿之云則
仁聖得此已極崇重而陳氏亦云厚幸矣

王府

國初親王府基秦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
元舊內楚用武昌靈應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
用潭州玄妙觀靖江在獨秀峰前以後續封者自

漢幢小品 卷之五
宜詳載而史不必盡書要之必取郡地之最廣與風氣最適中者用之

親王府制王城高二丈九尺女墻五尺五寸城河闊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五寸月臺五尺九寸各有定數而殿之尺寸不著秦府殿高至九丈九尺韓府止五丈五尺大相懸絕豈秦晉燕周四府乃高皇后親生故優之諸子不得與並耶余見吉府榮府城高僅二丈餘城外並無河想卽以本府長沙常德之城池爲據而內城特作子城

其餘可類推矣

親王之國鄭淮荆襄梁五府皆 仁宗子 宣宗

弟用船不過二三百艘德秀吉崇徽五府皆

英宗子 憲宗弟用船亦不過七百餘艘除王府及

各官應付車輛人夫其軍校人等船令自備在途亦自拽送不起人夫至吉王始奏乞護送人夫然每船不過五名典岐二王之國分外陳乞至用船九百餘沿途起夫至數萬其後復加樽節止用船七百行李車輛自承奉長史而下各有等差吏典

軍校四人共車一輛所過州縣驛遞止供柴薪不
支廩給弘治十一年壽涇二府官校恣橫至毆辱
憲臣逼取財物地方騷動事聞承奉長史俱坐罪
正德初榮王將之國所司請申明舊例行所在官
司曉諭約束拽船人夫親王并妃船每船上水八
十名下水五十名其餘裝載物件每船上水二十
五名下水十五名本府官員船上下水俱十五名
軍校船上下水俱五名

景王之國隨行官二十七員校尉六百名軍一千

名背負什物軍一百名馬一百匹其驛遞舊制雙
馬單馬起船符三道今照宣德年例只與單馬起
船符驗

福王之國用船一千一百七十三隻比潞王多二
百四十八隻隨行軍一千一百名

沿途以少司馬一人總之潞王則蕭岳峯大亨福
王則魏惺吾養蒙所隨旗校內使皆擇中下者以
行即承奉稍黠亦不能肆而其餘兵衛獨懼兵部
所至不過依常夫馬廩給一夕而行原不為害乃

好事者議於經過去處蠲恤不知惟車駕所過有之藩王何爲者雖寢不行而其識見亦可槩見矣

冊封

封王一差親王以勲臣爲正使其餘用京堂科臣部屬中行等官翰林文學侍從例不差遣自弘治七年十月始差侍讀江瀾次年侍講劉忠又次年停遣十年侍講張芮十八年編修陳彝劉瑾亂政革六科不用瑾誅仍舊正德六年檢討穆孔暉七年

年編修陸澐八年編修崔銑自後增爲二人以後紛紛四出不可紀矣

送親王

天順四年再迎襄憲王至京恩禮有加比返國上親送至蘆溝橋車駕後王王辭曰以臣先君大亂之道也上曰王德厚望尊今日非以君送臣乃以姪送叔何亂之有王不獲已命舁人倒其肩輿示不敢背焉

親王之寃

遼王國於荊州府嘉靖中庶人憲燦聰明絕世行多縱佚當之以叛劾疏中有觀兵八里山之說傳致其獄過也被執月餘飲酒賦詩了不爲意行之日表辭毛太妃血淚淋漓全表皆濕表旣上如故也惟語袁太守曰公知吾好文墨多致文房四寶去見者無不哀之

郡王之寃

正德九年東平人西鳳竹造吏部主事梁穀爲言鄉人表質趙岩等糾衆數千將爲逆梁爲本州著

姓蓋宋梁灝梁固之後也穀居鄉兒戾行多不檢倚惡少爲助旣貴此輩常往來其門頗馱苦之又與千戶高乾等有怨聞鳳竹言輒意動乃遣人訪於屈昂昂亦亾賴報書愈誑誕又有劉昇者穀素與往來詢以故昇嘗爲千戶王瓚所辱誣瓚亦預謀穀因并以乾及惡少姓名皆稱爲從逆者告變於尚書楊一清遂聞於上召兵部議尚書陸完請亟諭山東鎮巡官密捕窮治黨與仍令總兵官劉暉以遼東軍千五百人駐濟寧伺變進兵會魯

王入長史馬魁譖奏其子歸善王當洹妄言欲反
穀復謂當洹與質連謀遣太監溫祥大理寺少卿
王純錦衣指揮韓端往執當洹復議用兵命總兵
卻永以所部邊軍及河間達官舍餘千五百人駐
德州副總兵桂勇將千人駐大名府遊擊將軍賈
鑑大同軍五百人駐徐州仍勅河南都御史陳珂
淮揚都御史張縉分守要害京師洵洵傳言宗室
有大變旬日間所在震動及祥等馳至合兵圍下
府當洹方飲而臥與質等皆束手就執祥等按問

無反狀蓋質以武斷爲鄉人所怨又善射當洹愛
之嘗賞以錢布岩以候缺引禮舍人懷贄謁當洹
嘗留飲穀諸所指皆平人也乃械質等至京暉及
永等兵皆罷巡按李翰臣因劾穀報怨邀功且言
當洹之罪成於馬魁乞寘二人於法詔以翰臣爲
謀叛者隱匿逮繫錦衣獄質等旣至法司以告變
由穀請逮穀與質等面證不從已而翰臣獄辭復
連及穀乃令置對法司擬翰臣穀俱贖杖還職穀
仍俟質等獄成議請得旨穀免贖還職翰臣降一

洪惟小臣 卷之五 十一
級調廣德州判官於是御史程啓充周宣等極論
穀挾私罔上鼓煽流言啓小人生事喜功之心致
大臣輕信寡謀之失雖死不足盡法顧可縱之令
復職乎且與翰臣不宜異罰皆不報穀初以薦得
吏部及因一清上變權貴入其言欲徼封拜如平
寘鑄故事其於宗藩民命固有所不恤矣或云魯
王之奏當沍雖由馬魁媒孽之實爲在內力者所
迫懼禍及不得已而發云十一月當沍降庶人發
鳳陽祖陵當沍健悍流賊攻兗州時嘗借護衛

益甲弓弩率家衆登城射却之魯王以聞降
諭由是喜弄兵聞表質善射召與角勝因賞之
縱酒多過失與馬魁有隙嘗欲納校尉李智爲家
人屬魁啓王魁不應密嗾王重繩智謫爲樂工當
沍不能平欲縛魁辱之魁避匿畏王責之乃乘醉
妄言欲反會穀告質等謀逆魁遂譖之王且曰不
先發禍且及王王懼遂奏之旣被執當沍曰我何
罪而繫我索其兵器乃前所借弓弩也魁恐事敗
諷所厚陳環及啗術士李秀使誣證之復以書及

賄抵鎮守太監畢真使逮二人詰問已而二人者以實對書賄亦爲真所發於是法司會勲戚府部大臣以質等及魁赴諸王館與當互驗問皆知當互無反狀無敢爲白者竟以違祖訓成獄軍校坐撥置謫戍者五人質及家屬戍肅州西鳳竹屈昂徙口外魁以誣妄坐斬諸連逮庾死者甚衆王瓚亦死於途山東鎮巡及三司掌印官以失覺察奪俸有差穀首爲難端竟以一清庇獨得免當互之鳳陽有旨令中官護送猶未知所坐中官給曰謁祖陵耳比至問曰此何地曰高牆乃大慟曰冤乎卽日以首觸牆而死聞者傷之

楚宗行刑

曰朝宗室雖謀反大逆亦止賜自盡焚其尸惟楚世子英耀弑父充灼勾虜斬首焚尸二百年再見楚藩之變躡殺巡撫儼死不必言乃斬者三人又不告太廟告顯陵行刑夫死者與衆棄未聞棄之伊家墟墓間使其祖宗魂魄式而見之也且楚藩乃太祖七世孫非獻皇之後於義何居吁

蓋難言之矣

宗案

楚宗事業有定案非臣子所敢言要其實不可得而掩也今且勿論偶閱成化年間韓府晉府二案錄於後

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鋌爲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磔於市妻妾子皆斬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王曰王疾當不可諱無後奈何家人三言之

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韓王及諸王來問疾俱以託焉王薨恂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令妾與子抱納宮中旣長請於朝俱受封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鎮守內官暨撫按會三司按之得其本末恂罪當斬餘坐罪有差刑部尙書林聰等具獄奏上曰恂陰謀主使王母平氏妃周氏同其妻妾子乞養異姓男女冒封紊亂宗支罪惡深重恂凌遲處死財產沒官妻妾子俱斬知其事者內使劉通等五人

各杖一百充邊軍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
鋌追降爲庶人餘悉准擬其令太監李榮駙馬周
景錦衣衛指揮趙璟往蒞其事仍命自後各王府
將軍等處不許閑雜人出入構引爲非違者及內
官外官皆重罪不宥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乃
致書各王曰朕爲徵鋌乃韓憲王曾孫憲王實與
太祖高皇帝子 高皇帝奄有天下封建諸王藩屏
國家爲千萬世不拔之基豈意徵鋌祇因乏嗣顧
戀房闈私愛輕信外人邪謀致使其母暨妃下抱

汚池之流上溷天潢之派其得罪於 祖宗豈小
小哉身雖淪亡咎難容貸已革其封爵削其謚號
追廢爲庶人用彰朝廷大法用慰 祖宗靈明以
爲將來警戒嗚呼莠人滅郢春秋所誅而徵鋌忍
心害理一至於此 祖宗以來所未有也常人聞
知莫不憤怒況於朕乎況於宗世乎尚恐各宗室
親王未知其詳特命所司抄錄情詞并書徧報親
藩尙其亮之

晉府方山王鍾鋌有罪革爵并削故鎮國將軍鍾

鍾封號初鍾鑣無嗣夫人張氏與其父瑁及母孫氏謀收弟婦之有娠者入府生子以爲己子鍾鑣亦與其謀方山王爲扶同奏請賜名奇濼已而得封至是爲人發其事且及王近狎樂婦杖死無辜暨納賕等罪命太監尚亨及刑部郎中張錦等會官覈實下都察院具獄以聞命革鍾鑣爵鍾鑣已故削其封號瑁及孫氏皆斬張氏奇濼賜自盡餘皆坐罪如律仍下勅切責鍾鑣曰高皇帝封藩屏政欲子孫相承永享富貴奈何爾身居

貪淫酷暴又甘與異姓爲骨肉得罪祖宗貽羞宗室廷議僉謂紊亂宗支難以輕宥茲特革爾王爵祿米爾其怨天乎尤人乎噫尚其悔悟之仍錄其事遣書徧示諸王

今民家往往有此事大都起於妻妾亦有其夫知之者然後多構訟破家所抱之子多不肖又必絕而後止蓋其家祖宗決不受決不容也嗟嗟以秦始皇之強二世而亾況其它乎

宗人入學

近日宗室甚多祿米日減自將軍而下有文學者
得應試爲秀才一時趨者頗衆士子爲詩嘲曰願
將紗帽換儒巾解帶絲緇穩稱身老爺博得相公
叫娘娘重結秀才親一王子口占報云紗帽儒巾
氣類同繫緇脫帶掛玲瓏娘娘原抱老爺睡喜得
天潢有相公聞者皆絕倒

郡主侍養

國朝故事郡主儀賓終身不得回籍南城郡主淮莊
王之女崇德呂相爲鄱陽簿有聲子煥有才貌王

愛而字之旣婚受封不得歸比相歿妻凌尚存主
辭祿乞恩同歸事 聞報可極盡孝敬至今人能
言之賢矣賢矣

宗人攘奪

武昌衛軍餘劉貴初倚楚府聲勢騙財害人致富
及楚王薨懼怨家來索延其母姨夫永安王府中
尉顯梏于家守之楚府宗室崇陽王顯休中尉英
燾永安王長子英煥奉國將軍榮縉及餘將軍中
尉英洲英炆英烜等俱利貴所有糾惡少數十輩

排戶而入顯据不能禦顯休等遂競攫其金帛時
攝國事通城王適過其門貴大呼白狀遣卒詰捕
英俊顯休等反羣擊通城王從者多被傷走毀通
城王冠輿王訟之巡按御史事未竟而顯休用事
者孫加等復以詐財害人爲通城王收置府獄中
顯休榮縉復劫獄吏奪出之巡按具上其事 上
以顯休恣肆違法奪祿一年榮縉英俊熹英州
各半年英烜等俱行通城王嚴行戒飭 至今人語

受而二庶人

漢寧二庶人反其黨皆勸

金陵卽位天

定蓋狃於文皇之事也後之譚者皆以此

雖然金陵亦何易趨

文皇力戰數年習知

易與及金陵虛實又有導者決策直進二庶

甚初起事家當重顧瞻多端如何便能出門必如

太祖以一旅前進擣虛自立基本方可圍空而慮况

當時守備甚弱非今比也或曰今雖有府部內外

守備七十箇倭子橫行不能禦若親王一臨自可

得志不知用兵專重聲勢所謂人怕虎虎亦怕人

寧獨怕人黔驢亦不敢犯李綱云某等雖書生然藉其位號以撫將士此真知兵者

當知婁妃

太寧庶人妃婁氏上饒人素賢庶人有禽獸行其父康王屢欲殺之以婁能內助冀其改悔乃止既嗣漸驕蹇淫虐婁苦諫至涕泣庶人爲感動旣而狂縱如初縱伶人入內庭與諸姬亂獨畏避婁不敢犯以非禮庶人之殺孫燧許達也婁曰奈何作此如異日何怒曰妃居深宮何自知之密捕時在

內侍十餘人皆斬之緘送其首於婁婁發之大驚自後亦不敢復言及兵敗濠泣與訣婁曰不用吾言以至此尚何道投水死庶人旣就執見王陽明以葬婁爲囑居囹圄中每飯必別具饌祀之言及輒歎曰負此賢妃

王孫

寘鑄之敗也以其孫龔材託僧大千者與俱亾卽以家人子冒名龔材時年十七削髮走河南永寧之千山剏庵居焉更名正奉未幾大千死龔材爲

主僧所凌獲走故縣鎮寓三官廟久之齏材憤懣
不勝遂自言軍言狀乃送之慶府王厚遇之與鎮
巡官皆以齏材尋致京師寘鑄府中舊人在浣衣
局者已不無辨識法司會多官審訊齏材抗言曰
我高皇帝七代孫也不辱於齊民自歸君上於
是齏材齏材雖不宥之例既束身歸命姑從
送鳳皇齏材安置外水派其人齏材良工
宸濠世不請名蓋為異志它日欲自賜名
嗣立國言官中止以行叙曰某哥某

其第三子尚幼投于水得浮木攀之為漁家所收
尋流落民間名曰朱學嘉靖十五年言于霍丘
縣送至京師照齏材例發高牆

兇人一律

二兇南宋之惡今古未有既被擒劾曰可得為勸

遠徙否濬曰未審猶能得職自効不宸濠被擒

見王陽明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為庶
人可乎大約兇人志圖富貴既敗猶望求生千古

一律

宸濠之反以李士實爲太師配李韓公也以劉養正爲軍師配劉青田也與古之自比鄩侯諸葛者酷似劉四曰王夫之亦嘗論諸葛劉青田叛宗曰宋審餘始於卿自於不氣氣必於宗人充灼代府和川府奉國將軍性淫縱日與里中諸惡少酣飲呼盧專爲大言以相炫耀惡少群而諛之曰安有雄傑如三將軍而貧者耶灼行三故稱時奉國將軍俊桐俊槩俊霖俊楸中尉俊振充燉充燉亦酗酒灼皆與之善有大雷公二雷公

大六十小六十八肥頭道大稀毛諸號每羣飲於市使酒刃人不給則劫掠民間當道以其宗人也啓曰代王戒治之不悛以此亦望代王二十三年知府劉永以憂歸灼輩禦之於門劫其裝撫按以聞詔奪祿由是益橫曰丈夫舉大事則富貴由已而以掠數錢爲罪耶羣惡相和時有羅廷璽者與汾州民王廷榮相友善素以左道惑人而癸巳之變諸叛兵所遣入虜曰衛奉者尚漏未誅或告灼曰羅廷璽有神術移天折地衛奉知虜中要

漢書 卷之五
領有急可使於是灼使人召廷璽衛奉皆至與俊
桐等歃血盟羅廷璽見灼僞大驚伏謁稱臣喧于
衆曰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貴不可言乃復糾
狂生造飛語危言刻天師將軍通侯印相署置議
遣奉使虜曰分兵三道一入陽和天城一入左右
衛令酋長至鎮城下而已開門應之徐以兵下平
陽自立爲帝旣又曰必燭諸處芻場使兵馬不易
集我舉事可萬全遂遣衛奉齎金帛使虜里中諸
惡少因以火箭燔芻場於是渾源山陰右衛平虜

諸芻場同日火先是總督翁萬達以大同素反側
時時駐節安集之一日暮抵應州有書生叩馬曰
願有謁及問曰大同宗人可慮也問其詳不對督
府揚言曰生狂妄語耳旣而至鎮城私與巡撫詹
榮定計榮曰此地易搖今反側子甫貼席一有所
問則呶喧矣惟靜定以計擒之督府曰吾意也夫
鎮兵邇感 國恩吾輩又日教閱撫循之可用也
卽宗人有草澤謀易與耳但當慮其走北于是召
總兵周尚文喻之曰君知虜謀入吾境乎曰知然

則豈無我不逞者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今君不以私人密布之境上而但求捕於案牘叱咤之間悞矣乃懸賞曰得虜牒或私出塞者賞百金不三日而詰邊之令徧矣時衛奉輩自虜中返語灼曰已見虜酋察罕兒令製旗往北兵至滅下揭旗爲信灼大喜製旗又令狂生爲表許以太同爲賂且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陽大同以界北朝不設兵戍也付奉使與其黨劉大濟王儒復往奉曰當道何故詰邊灼曰六芻場同日火彼安得不詰邊

求奸細耶決計遣行而令羅廷璽至汾州約王廷榮爲內應使潛爲火器諸不軌物以俟奉等至塞遇墩軍詰則曰總兵官遣哨瞭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鎮河墩詰對如前遂出塞抵榆樹灣遇雨出物暴之而尚文所遣邏徼周現等至鎮河墩詰墩卒近出塞者曰昨有數人當未還現等私謂曰無遣人而曰遣豈虜牒耶羣走追之至榆樹灣奉等尚未行卽反接之得其旗表諸物于是總督萬達具論灼等反形已具無可矜疑近時虜患殊異昔時

所以不能大得志者以無內應耳充灼約爲內應
悖逆不臣使其謀獲售禍且滔天將不啻若寘錘
之于寧夏宸濠之在江西也詔械繫京師伏誅
仍大申儆備前代宗室歷代宗室或曰管蔡之叛譚者引殷之義士爲比又謂周公假此
題目除其兄此書生狂悖之譚不足論若西漢則
莫甚於七國之變由漢高分封大奢醞釀所致然
實漢高深謀遠慮自奠磐石以定民志也晉之八

王互相魚肉自司馬懿反顧之報唐之永安王任
豎不足道宋益靡靡無氣力堪作分外事甚覺安
靜我且太祖高皇帝分封諸王權勢隆重卽漢高
遺意葉伯巨鄭士利二傳余有論著錄於後文
皇以來嚴爲之禁略無變通致慶宗饑窘中間有
材力請自效者一切禁止悍而不肖如充灼之類
至於謀叛文弱者僅僅托詞章詩酒自娛自來當
國者略不留意計惟張江陵以時以勢可任此事
亦止申條例一件申文定庚午以宗藩策士錄文

磅畫甚佳余時年已十四五讀而深喜之謂它日當國必見施行此文定謝政年八十余往賀問及因進曰吾師之文至今能頌之然首揆十餘年未見議及何耶文定失笑曰子可謂直窮到底者當日既做閣老忙忙過日那復想及提及此是真心話更見文定踏實處若他人必有許多支吾言語且慍且怒矣

登不葉分教

公名伯巨字居升寧海人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

於鄉黨入縣學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進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見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

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
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
治難矣夫圖治於陵剝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
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窮今病民
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
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
非收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
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
王優之以制假之以兵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

為階亂漢晉之轍可為明鑒此人所未知而臣所
謂為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
乃敢問吾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見之耶
速取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伯巨至丞相乘
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久之庾死獄中

鄭秀才

公名士利字好義寧海人父邦彥字國昌好學彊
記能文章四子士元士亨士利士貞士元字好仁
剛直有才學洪武四年同知懷慶府時方役民運

鹽給軍獨革之令軍自運有挾重臣勢來撓者卒不爲動人至今便之陞湖廣僉事盡出軍中所掠婦女歸其家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元以事忤御史臺嗾吏以此陷之繫獄天子方怒甚以爲欺罔行省三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方以諸生告於師侍其兄獨歎曰上不知

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假公言私者治罪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縫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

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
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慮遠者去
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
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矣必先用印而後
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一國家
諸法必明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謀
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
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
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高位得

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
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
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
痛惜之其書既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
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下其兒子侍行者疑而問
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
已喟然曰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
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
天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事士利曰吾將爲

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御史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其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朱史氏曰高皇開創用法一主於嚴胡大海方治兵處州其子犯酒禁手刃之曰寧湖大海反吾號令不可違也蓋截斷如此而謂嘗之者有可幸觸之者有可全乎糧稅空印雖行之已久然高

皇深惡舊習事無小大必經斷方與施行今未嘗奉旨一發勢在必誅於是每歲用御史查刷其法至精至密而空印事亦迄今永革當日上下相沿之習非此一怒必不能撤而去也至分封之疏利害明白誠爲正論然高皇起徒步成混一精兵良將滿天下偃之則不可付之它人之手必且爲變故分隸諸王使之習兵盡其才以暗讐奸人窺伺之志卽如文皇天表雄奇才幹超絕決非人臣之相一恒人知之以高皇神聖父子間周旋

且四十年豈不了了而付天下於偏頂文弱之太孫何居特以倫序爲重氣運尚艱不得不盡人事之正以候天道之微故置文皇於元之故都隱然與南並峙而祖訓中明開訓兵待命剪除奸臣之語宛然文皇遺囑上叅氣數下度人事而中又卜之子孫遲回審固其慮長而其心則已苦矣乃居升之言旣不足仰窺聖意齊黃之議削又身在建文駁運中無可奈何卒之北平兵起一番掃除天河地軸皆爲翻動而藩王之權以次漸

削承平以至於今日似皆入高皇計算中意聖心淵微上與天通有不可明言而獨自逆睹豫有以待者夫漢高濶略年不甚永晚征黥布傷且困矣料身後事尚灼灼不爽而況高皇度越千古爲社稷蒼生計反至於制而兆之釁乎總前後論之其初太寬勢也中乃稍密亦勢也今則錮之一區之中絕之四民之外國賦傾廩矣而庶宗不得宿飽玉牒充棟矣而宗子誰是維城祖制然乎哉祖制然乎哉

宗禁

親王不許出城。祖制原無此禁。惟國初事體
隆重。凡出入必奏請。并迎送先後。亦太祖自定。
後仍之。凡遷居省墓。必奉旨。方行。當事者不察
本末。因之推及郡王將軍中尉。以及庶宗。而條例
中。又有無故出城之語。率守不動。此是何說。今其
禁已開。有登賢善者。齊其勢。不得不開也。

湧幢小品卷之五

今日必曾入

高皇

